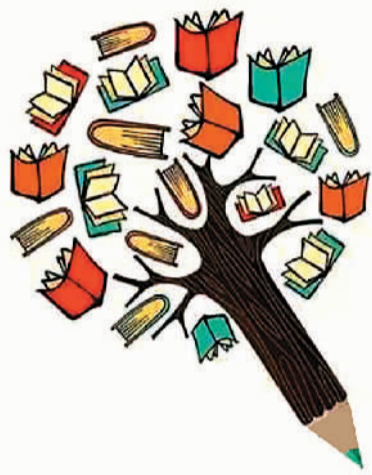


◎文学聚焦

创意写作：

返本开新再出发

杨庆祥



“高校能培养作家吗？”“写作能教吗？”围绕大学“创意写作”培养模式的相关讨论，长期以来不仅受到文学界、教育界的关注，也每每成为公众关心的热门话题。

至今，回顾创意写作专业在中国高校招生的十余年历史，我们发现，随着这一学科在高校广泛开设，著名作家受聘于大学成为创作导师，一届届创意写作研究生毕业并走向文坛，创意写作已深刻介入到当下的文学教育与文学生态中。

研究与创作孰重？

创意写作最早起源于美国，其产生有特定的历史背景。1837年，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在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一次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中，明确提出“创意写作”这一概念，指的是一种有创造力的文学写作方法，以此针对在英美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重研究，轻创作”的风气。当时的大学以基于语文学和修辞学的实证主义方法解读经典文学作品，固然在学术积累上卓有成效，但却严重限制了对形象思维和想象力的培养。1869年前后，查尔斯·W·艾略特任哈佛校长，开设了第一门文学写作课，并成为全美第一位全职英语写作教师。在他的大力推动下，作为创意写作前身的“英语写作”成为正式的“学分课程”，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进入文学研究，也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理念。

创意写作的正式学科化，要等到1936年爱荷华大学首个创意写作工坊的正式成立，它不仅意味着学生可以以原创的文学作品作为毕业论文获得学位，同时也意味着一个系统的关于创意写作的理论和教学体系开始建立。其中，保罗·安格尔夫贡献极大，他担任爱荷华大学创意写作工坊主管长达24年，持续推动创意写作的课程建设，完善其工作机制、培养体系。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安格尔夫夫妇创建并运作的“国际写作计划”（IWP），邀请了70多国的上百位作家去爱荷华大学进行创作交流，对推动创意写作的国际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创意写作已在欧美高校遍地开花，很多重要大学都设有创意写作专业，比较著名的除上述的爱荷华大学、哈佛大学，还有美国的波士顿大学、哥谭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昆士兰科技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等。

众多高校培养模式不同

相对于欧美国家，中国的创意写作起步较晚。根据相关资料，“创意写作”这一概念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在一些研究著作中，但都是偶尔提及，并没有系统的论述。中国高校传统上也是重视研究而忽视创作，虽然一些著名现代作家如沈从文、闻一多、废名等都曾在高校任教，但他们还是以学者身份出现，如

闻一多主要讲授《楚辞》。中文系一度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这里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创意写作依然在缓慢地生根发芽。1985年，武汉大学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创建“作家班”，共收4期100余名学员，对通过考核的学员发放本科毕业证书。受武汉大学启发，1986年起，国内一众高校陆续开办本科层次的作家班，可以视为创意写作的先导。其中北师大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作家进修班招收了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一千青年作家，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整体而言，这些培养模式，拓展了中国作家“养成”的形式和内容，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新世纪，英语教育中的创意写作被系统性地引入到国内。2009年前后，复旦大学设立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点（MFA），上海大学成立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香港大学开设了英文创意写作艺术硕士项目（MFA），香港城市大学筹办了创意写作艺术硕士项目。需要注意的是，创意写作在中国的落地，并非全部是受到外因影响，更源于中国社会环境的内在变化，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动因：第一，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高校的招生数量持续上升，学科评估、国际交流和就业的压力，使得高校学科设置的优化刻不容缓。创意写作作为一门与传统文学学科相关，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和市场化接轨的新兴交叉学科，受到高校青睐。第二，新世纪以来大量作家进入高校，或担任驻校作家，或直接担任全职教授，比如刘震云、张悦然受聘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莫言、苏童受聘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这些作家有能力同时也有意愿为文学写作培养更多人才，借助高校创意写作平台，作家获得了更多的发挥空间。

目前，创意写作在中国发展势头迅猛。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00多家高校开设了创意写作本科课程，设置创意写作研究生学位点的高校也有不少，其中又以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为代表。中国人民大学从2015年开始招收“创造性写作”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从2019年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二级学科下招收创造性写作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秉持传统，与鲁迅文学院联合培养全日制创意写作硕士。复旦大学注重培养纯文学作家；武汉大学则侧重于培养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写作人才；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则倾向培养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写作人才。

创意写作的领域有多大？

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相对于传统的文史哲，创意写作都可以说是一个相对年轻的新兴学科。就理论建设来说，对于创意写作的概念、学科定位一直存在不同观点，有的特别突出“创意”的重要性，强调其是一种新颖别致的写作；有的则更强调文学写作的层面，认为创意写作就是以文学写作为中心的写作方式；还有的观点更宽泛，认为所有的写作都可以纳入创意写作的范畴。在学科定位方面，有的观点强调创意写作是人文学科的一部分，甚至是文学学科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有的观点认为创意写作应该从文学学科里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从这些年发展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的理论观点更强调创意写作的独特性、独立性和自主性。

从实践层面来看，虽然国内对于创意写作的学科建设、培养方案等已有很多的建设性成果，但相对来说还比较滞后，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一，目前国内的创意写作学科多带有一定的“依附性”，有的依托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有的依托于戏剧戏曲学科，有的甚至依托于艺术学这一大的学科门类，这固然为创意写作提供了发展平台，但也限制了创意写作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如何将创意写作从这些学科里面“解放”出来，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二，如果创意写作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来建设的话，则它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培养目标等亟须进一步细化；第三，培养计划和相关课程建设方面，很多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和传统中文系课程区别不大，这样的“创意写作”就有名无实了。如何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教学，真正培养出创意写作人才，这是创意写作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第四，除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外，在社会上也有很多写作营、培训班之类的“创意写作”市场化的形式，这些形式更加灵活，有时候也更有针对性，高校的创意写作培养如何与它们良性互动，并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命题。

创意写作在中国从落地生根到开花散叶的十余年历史表明，这一新兴学科及其教学实践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人文教育的不足，接受过相关写作训练的青年作家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但，如何进一步推动创意写作培养模式的中国化，因地制宜地发挥其作家摇篮的作用，是未来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作评介

面向星球发问

——吉狄马加长诗《裂开的星球》读后

峭岩

诗歌从不回避现实，不苟且懦弱而独居安乐。诗人的所有勇气在于他发现了什么，又指出了什么。无疑，吉狄马加的长诗《裂开的星球》是直面现实的。诗人站在人类和哲学的高度，审视新冠肺炎疫情，在“地球和人类一同戴上口罩”面前，诗人扼腕沉思。

诗的潜质与意志，在这里有了酣畅淋漓、哲学意义上的表达。题目的星球，其实是浩瀚无边、伸手可触的生活。说的是全人类的话题，其实就是我们个体的生命。

吉狄马加的诗歌牢牢扎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坚守本民族的图腾意识。虎的始祖命脉，鹰的犀利，火的热烈，成就了他作为诗人的独特性。虽然他身处汉文化及多元文化的交织中，却独立而从容。融合与汲取，使他有了广阔的视野和游刃有余的诗歌经验。

这部长诗的开篇和结尾都有这样的诗句：“哦，老虎！波浪起伏的铠甲，流淌着数字的光。唯一的意志。”这是诗眼，也是主旨的定位。诗人以此开头，又以此结尾。有了这样的诗意指向，其后的思路一一展开。正是虎的意象图腾，囊括了这部长诗的全部内涵。在彝族的史典《梅葛》中，有这样的记载：造天造地是按照天神格兹的旨意上山打杀一只猛虎，用老虎的四根大骨做撑天柱，用老虎的肩膀做东西南北支柱，才把天撑起来，这样才使天地稳定了。也有说虎是彝人的始祖，虎是吉祥、美好的化身，又能祛邪除恶。此时，诗人呼唤虎的重现，就不难理解了。

处理如此宏大的主题需要花大气力。可以想见，在案头上，诗人调动了全部的诗意储备，又发动了词语的家族，冲上诗歌高地，播种出葱郁的诗歌乔木。诗人一一叩开现实的大门，又一一给予诗的诠释。处于今天的星球是怎样的？它的未来又如何？我们——人类的命运何在？诗人看到了恒河、密西西比河、黄河以及大大小小的河流，他们在忧郁，在沉默，在流泪。诗人发问：“能不能告诉我/当你们咽下厄运的时候/又是如何从嘴里吐出了生存的智慧 and 光滑古朴的石头？”

残酷的现实是严峻的。“是走出绝境？/还是自我毁灭？/左手对右手的责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诺亚方舟/逃离这千年的困境。”诗人疾呼：“这是一次属于全人类的抗战/不分地域/如果让我选择/我会选择保护每一个生命/而不是用抽象的政治去诠释所谓自由的含义。”因为“最卑微的生命任何时候都高于空洞的说教”。在此时，“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跨过这道最黑暗的峡谷”。

《裂开的星球》虽然没有章节的分割，却层次分明，在情节展开、转换的关节点，诗人都有明确的语言提示，这在长诗的创作上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全诗一气呵成，不分章节，不标一二三，而是依赖思想情感的波动，以关键词作为承上启下的书写桥梁。比如：“哦！文明与进步。发展或倒退。加法和减法。——这是一个裂开的星球。”在这之后，诗人用32个“在这里”的排比充分展示不同性质不同手段的对星球的破坏与不敬。在情思与忧患意识的包裹中波浪式地推进，又不失跌宕起伏、反复回旋的诗意效果。之后则是结论式：“我们没有权利无休止地剥夺这个地球/……善待自然吧/善待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请记住！/善待它们就是善待我们自己/要么，万劫不复。”

诗歌创作想要达到一定高度，关键不是技巧问题，而是格局的确立和语言的出新。大格局依赖于丰富的经历和学养修为，而出彩的语言则是观察、概括的功力所在。往往在一个陌生的、贴切的词语里，一首诗的成色提升了。这在《裂开的星球》里俯拾皆是。“被切开的血管里飞出鸽子”“只有一来机会，抓住马蹄铁”“让路撒冷的石头恢复未来的记忆”“在方的内部，也许就存在着圆的可能”等。

天才的诗人总是把天上的彩虹和地上的石头搅拌，翻成人类的诗歌之墙。吉狄马加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诗人不应墨守成规而自缚，诗人要打开自己，广纳万象，从中寻找自己的思维空间和语言方式，完成伟大时代赋予的重任！

◎解码文学空间

在小镇看见中国

刘大先

从鲁迅笔下的“鲁镇”开始，杭嘉湖地区茅盾的“林家铺子”、沈从文的湘西“边城”、古华芙蓉镇、汪曾祺的高邮……小镇一直是书写中国的重要对象，文学小镇折射了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性图景。

中国现代化进程某种程度上体现为由农村到乡镇的迅疾发展。从苏南到温州、从吴川到南海，小镇以其身处城乡交界的中介与居间位置而具有维系传统与现代、沟通中西不同观念的灵活机动功能，使得“乡土中国”逐步转型为“城镇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众生活、感受方式与精神图谱同样鲜活地折射在文学小镇的书写之中，通过一个个有个性或无个性的文学小镇与小镇故事、“小镇青年”形象，生动演绎出复杂的中国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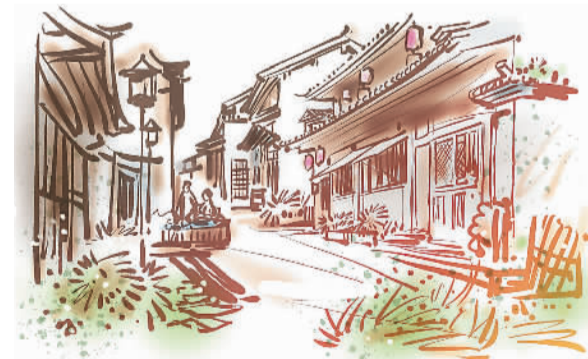
我们在小镇中看到众生的悲欢、情感的纠葛、道德的冲突，也看到内心自我的交战与世界的瞬息万变。这方面的作品蔚为大观，在极富现实感的小镇中展现出带有时代普遍性的生存状态与情绪感觉。田耳《天体悬浮》《风蚀地带》中的俱城、路内《追随三部曲》中的戴城、鬼子底层故事中的瓦城、阿乙的红木镇，张楚《细嗓门》里唐山下属的小县城……它们都是处于时代变迁中的小镇，而主人公多为涉世未深或初入社会的少年与青年，带着对外部世界的憧憬、好奇与未曾磨蚀的青春，进入到流动性的时代中。路内的新作《雾行者》更进一步将这种时代情绪和状态通过不断游走与变换身份的小镇人物勾勒出来，凸显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发展样貌——芜杂中充满生机，艰难而又不失希望，怀抱理想又扎根现实。小镇，成为窥探当代中国的入口。

就美学而言，中国作家创造的文学小镇，继承了现代传统，也借鉴外来滋养，同时结合本土现实的写作，在新世纪之后呈现出有别于五四启蒙精神的风貌。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与奈保尔的《米格尔街》影响了一批作家——这类作品往往以一个固定空间作为人物与故事发生地，以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的篇章拼贴出小镇生态。王方晨的《塔镇》与《大马士革剃刀》中的济南老街坊，完成了乡土到城镇的变化，并力图勾勒出变化中的市井人情、道德与情义。安房直子《花香小镇》那纯美而温馨的幻想故事，则转化为安妮宝贝《小镇生活》中的小资美学况味。威廉·福克纳、卡森·麦卡勒斯笔下那些遭逢剧变的美国南方小镇，与全球化语境里的中国当下小镇在精神上形成某种同构。文学中的小镇是一种灌木丛式的存在，它们参差不齐，枝叶丛生，暗藏着波动不已的生命力或坚定守望的灵魂，包孕着胼手胝足的本土经验和错落参差的原生美学。

小镇书写在乡村文学、城市文学之外，建构出一种独特的文学空间，使得文学中国的形象变得完整而充实。王十月《白斑马》中的东莞木头镇，塞壬《在镇里飞》中的常平、寮步、厚街，林森《小镇》《关关雎鸠》里的海南岛小镇，扎西才让《桑多镇故事集》中的甘南藏区小镇……构成了广袤中国小镇书写的多样性，既有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也有葆有传统与多元文化的南海与西北边疆，不平衡与差异化的空间，复写了中国社会现实的丰富性。

我曾做过一个比喻，小镇如同“两栖生物”，如果以进化论的角度看，小镇似乎是乡村向城市发展中未臻完成的状态，是城市的半成品，但其实是它们是不同的“生物”，就像动物不是由植物演化而来的一样。小镇是乡村与城市的中介，连接着两头，与它们都有着切割不掉的联系，但自己却是独立的一分子。它构筑了一种城乡接合部式的混杂空间，这个空间在世界日益被某种相似语法所统治的语境中显示了自己的异质性存在。当代中国的小镇已经不再是乡村或山寨那种联系着农耕、游牧或渔猎生产方式的空间，而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展开的处所。从文化位置而言，小镇置身于国际化大都市与偏远欠发达的乡寨之间，是一种时刻发生着变异、不断有人发生身份位移、永远充满机会和风险的进行时的中间状态。正如中国本身的“发展中”状态，文学小镇最为鲜明地显示了当代中国的斑驳陆离与生机勃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长篇小说《等待呼吸》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张悦竹）近日，钟求是长篇小说《等待呼吸》研讨会在杭州举行，20余位评论家、学者参会，就《等待呼吸》的文学构架与艺术特质，及其在当代文学史的价值展开讨论。

《等待呼吸》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两位中国留学生在遥远的莫斯科相知相识，演绎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夏小松在异国意外受伤终至离世，而女主人公杜怡回到中国，在生活的漩涡中历经种种坎坷，终于收获新的生活。作者钟求是说，这不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记录命运的小说。三位主人公分别以自己的方式与这个时代相处交手，既充满人性的纠缠和生命的起伏，又放射着“理想”一词的悲情和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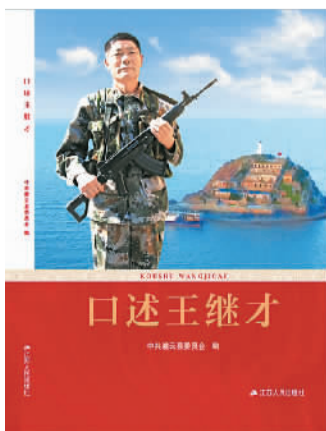
《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评价说：“从《等待呼吸》中可以看到一代人的心灵轨迹，尤其是杜怡这个女性形象令人印象深刻。她的精神挣扎，她的独立，她以不灭的爱情及理想与现实抗争的精神难能可贵，尤其是在经历内心的伤痛后仍葆有情怀与理想。杜怡用女性独立的灵魂唱出了自己向上向善的心灵之歌，为当代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

《口述王继才》在宁首发

本报电（张悦竹）为弘扬传承王继才同志爱国奉献精神，8月3日，《口述王继才》新书在南京举行首发仪式。江苏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洪浩，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赵金松，连云港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项雪龙等及王继才亲属代表、专家学者出席活动，连云港灌云县委书记苏锋等分别发言。

《口述王继才》一书由中共灌云县委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0万字，分为忠诚篇、爱国篇、敬业篇、奋斗篇4个篇章。书中收录了王继才的妻子儿女、领导同事、同村村民对王继才的口述追忆，反映了王继才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的坚守和信仰。

王继才生前曾任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所长，自1986年起，他和妻子王仕花二人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守卫孤岛整整32个年头。2014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2019年，王继才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中共灌云县委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